

蛇蠍美人

我與川島芳子之三

●劉百非（前國防部情報室上校情報官）

奉天物資全被劫奪

此時日本憲兵聽到槍聲，騎著電驢子起來，川島芳子當即命令將未死的那個人拷起來，帶回憲兵隊審問，明天將供詞送給川島芳子。我重新發動車子，開回奉天。

在開回奉天的途中，餘悸猶存，我心中不免十分奇怪，這兩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又是對著誰來的，本身反覆檢討絕對不是衝著我，那麼問題就出在川島芳子身上，應該有文章……。

車子進入奉天市，看看手表，正三時三十分。奉天自被日軍侵佔，關東軍發表了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為市長，到處張貼佈告，誑騙市民不要恐慌，禁止反對日軍行為。土肥原坐上奉天市長的寶座，拿著鷄毛當令箭，立即宣佈施行市政方針：（一）日本軍司令官，鑒於遼寧城附近現況，為增進中日官民之幸福，自昭和六年九月二十日起，依關東軍司令官之指導，在該地域施行臨時市政。（二）遼寧市政區域，以遼寧城內及商埠為範圍，滿鐵附屬地不在此例，仍照前章辦理，市政業務，特為規定，關於遼寧一切，均包含在

內。（三）市政重要職員名單，總務課長庵左忱，警務課長岡永太郎，財務課長三谷末太郎，衛生課長守田福松，工程兼事務課長吉川康。（四）其他詳細項目另行指示。以上所宣佈的施政方針，似通非通，還是日本漢學專家九鬼哲夫寫的。

一般日本人都懷着不可能的矛盾心理，口頭看不起中國，心理却又以能通漢文為榮。譬如明治維新的第一大功臣，首相伊藤博文就能詩能文，曾自撰對聯一副是：「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權。」另一被日本尊為軍神的乃木大將，於日俄戰爭時，曾賦詩數首紀事，他最為得意的一首是：「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塵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這一聯一詩的流傳，迄不稍衰，尤為日本軍人所崇拜，土肥原賢二這個魔頭，素即以乃木大將為偶像，一朝小人得志，難免擅作威福，除了殘殺中國人仿照乃木大將外，有關對外文告，竟行親自撰擬，以致文出驢唇不對馬嘴，意思似通非通。

佔領奉天的日軍，大部份屬於陸軍第二師團，事實上除了正規軍隊，尚有在鄉軍人團、青年團等雜牌軍在內。張作霖於民國十七年六月四日

在皇姑屯為日本人炸死後，少帥張學良曾擬將兵工廠、彈藥廠、飛機廠等分地建築，疏散至各地，以免日本人破壞；但因與日本競爭，修建鐵路與葫蘆島港口，並發生抗俄之役。接著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聯合反抗中央；發生中原大戰，東北均在多事之秋，疏散計劃一直沒有實行，此番橫遭盜劫破壞淨盡。

日軍每天晚上自九時起，實施戒嚴，非日本人禁止通行，戒嚴的表面說辭是在防範歹徒及反抗份子，實際是搶運盜劫貴重物資，各機關文件及邊署國民政府所有憑證關防均被日本人掠劫；張學良為此特令取締一切關防。保存於奉天的文溯閣四庫全書及存獵房古物均被日本人以日本國立圖書館名義運走。

奉天兵工廠被侵佔後，日本人在附近略佈電網，謂內有炸彈易生危險，禁止中國人通行，實則其中存有新式迫擊砲數十萬發，足供二十個師支持三個月以上，其他新式武器不可勝計。凡不能運走者，即橫遭無情的毀滅。據估計以當時物價計算，「九一八」事變，除中國軍民傷亡不計外，物資上的損失，約在五百億美金以上，日本

人壞事作絕，東北數十年苦心經營集之精華，喪失殆盡；中央政府為期將東北這股地方勢力勞日本人代為解除，所付之代價太大了，張學良聞變痛不欲生，此豈僅為張學良個人的鄉土與民衆悼惜、為東北國防悼惜，我全國同胞及後代子孫亦應一掬傷心之淚。

我沒話找話的和川島芳子閒扯着，天亮前的關東軍已開始活動，大卡車進出頻繁，車輪胎上綑繫的鐵練條，在雪地上輾過，發出嘩啦——的巨響，重要路口都佈滿了崗哨，日本兵穿着臃腫的狗皮大衣，狗皮帽子遮住了臉，戴著狗皮手套，端着槍，腳穿長毛牛皮靴，靴底上釘着止滑凸馬釘，口帶牛皮口罩，不時發出叱咤之聲，活像一隻隻的狗熊，準備擇人而噬。川島芳子從座位底下摸出一面小型膏藥旗，旗上端還有一條三角型小紅布，將旗交給我，將車停下來，把旗插在車頭左前端，然後風馳電掣，向南滿站疾駛，沿途日本士兵無不向車拍槍致敬禮，我想川島芳子已非吳下阿蒙，真的成了氣候了。

蛇蠍美人風流女諜

臘月的天亮前，朔風凜冽，風裏都夾雜着雪粒子，打在臉上隱隱刺痛，氣溫可能已降到零下三〇度，車抵大和飯店，停好車，冷風吹來，頓時消除了睡意。一進旅館值夜人員瑟縮在沙發上，我們進去他眼都沒有睜一下，進了自己房間，將兩個人的衣服掛好，沖了兩杯牛奶咖啡，慢慢品茗着，想將內心的寒冷驅逐出去。川島芳子卸好妝，打開浴盆的熱水龍頭。我說：「快去洗，

我們好快點睡覺。」川島芳子走進浴室後，我候的站起來，在川島芳子的手籠內壁上摸出一隻有半截香菸大的小鉛管，打開鉛管，裏面是一捲膠捲，我用打火機式照像機迅速拷貝下來，物歸原位，剛要將拷貝的膠捲另行處理時，川島芳子竟赤身露體的打開浴室門出來，我一看時間來不及，只好抽出一隻香菸點燃抽了一口，隨手將打火機裝入睡衣口袋裏。川島芳子呢着說：「快進去！我們兩個一起洗罷。」我藉機下台，故意說：「你先洗吧！我洗得快，只是泡一泡就好了。」川島芳子撒嬌的說：「不嘛！」說着全身拋入到我的懷裏，我熄掉菸，抱起川島芳子二度進入浴室……

川島芳子終於睡了，我試叫一聲，也沒有反應。我匆匆的下床，到浴間將方才攝得的膠捲重加處理，然後上床熄燈相擁而睡，時間已經是清晨五點了。一覺醒來九點十五分，四個小時的好睡頓覺身心舒泰，惟飢腸轆轆，迫切需食，遂拿起床頭電話通知侍者送兩份早餐上來，一邊推醒川島芳子，她正在甜蜜入夢，面露滿足的笑容，推了一陣，她才哼唧唧的睜開眼，還是揉搓着不肯起來，這時侍者敲門，早點業已送來，我告訴侍者門沒鎖，將早餐放在外間好啦，川島芳子方迫我一記長吻，進入浴室。我也跟着快速盥漱沖浴，完畢，披上晨袍享受早餐。

原來川島芳子乃中國俗語所謂「白虎」是也，在相法上說：「碰白虎者霉，如果白虎帶箭更能立走惡運，不過如遇青龍，則貴不可言。是以與川島芳子接觸的幾個日本人和漢奸，皆未得好

下場，筆者雖通破解之法，也難免半生潦倒，老境淒涼。

我吃了一份火腿蛋、大蒜土司，就拿起「朝日新聞」斜靠在沙發上讀報，並先通知了侍者將昨夜的髒衣服拿去快洗，川島芳子僅喝了一杯鮮奶，即着起男性軍裝，佩大佐（上校）階級領章，畫粗眉毛，滌盡鉛華，挺胸昂首，條的判若兩人，對我說：「出去一下，在這兒等我，約一個小時回來。」隨即闊步莊嚴而去。

國粹思想急速抬頭

有頃，侍者送來洗好的衣服，我擱下報紙，匆匆着裝，在書桌上留了一張紙條：「芳子：我去買兩件衣服，馬上回來。池田」實際上我是想將情報趕緊交出去，放在我身上總是不保險，隨時會出紕漏，提心吊胆的令人不安。遇到有急事，好像電梯也慢，電梯上行直達七樓，再回轉到我這層樓，裏面乘滿了日本男女，我勉強擠進去，中間又停了兩站，有人欲擠進來，卒因超重而作罷。

我走出飯店大門，正準備叫車代步，突有一輛汽車戛然停在面前，司機下來跑過去開了車門，下來的乘客竟是川島芳子，看見我走過來，滿臉不愉之色，道：「怎樣！你想到那裏去，我不是告訴你請你等我嗎？」我說：「我這衣服多處綻了線，有的地方還刮破了，我想去買兩件衣服馬上回來。」川島芳子諒解的說：「好吧！我們先上去，待我洗把臉，跟你一起出去買衣服。」我無可耐何，只好跟上樓，進得房間我靠在

沙發上，又拿起報紙。川島芳子在裏間梳洗換妝，一面氣烘烘的大罵土匪原賢二，我閒閒的問了一句：「昨天晚上捉到的那個人是幹什麼的？爲什麼找到我們？居然敢來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邊拔毛。」川島芳子輕咳了一聲說：「昨天捉到那個是森田雄夫的人，森田又是北一輝派駐『滿洲』的代表，他們今晨一早就透過土匪原的關係把人給放了。」「北一輝與你有什麼過節，派人來謀殺你呢？」「北一輝倒不是想謀殺我，他是想劫持我一件東西。」這時我明白了大半，晚夜我拷貝的那捲菲林一定價值很高，我私心慶幸，又能爲國家做了一件事，對這件情報愈加重視。

川島芳子接下去說：「可惱的是土匪原，他不但不幫我，反欲趁火打劫，也想要這件東西，由他轉呈大本營，所以我跟土匪原吵了一架，過兩天我要親自回東京一過來處理這件事情。」提起北一輝這個人，對中日兩國有很多牽連，影響深遠，在這裏不能不附帶說明一下，日本軍部原爲藩閥化身，軍官則是藩閥的家臣，或社會上的武士游俠，也可以說是浪人，傳統地在政治上佔絕大優勢，在社會上有其特殊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民主之風日盛，打倒軍閥的呼聲亦隨之提高。軍部爲對付此種風潮，挽回頹勢計，乃不得不有所舉動。當時軍人的看法，認爲軍人以生命捍衛國家，國家有今日的地位和繁榮，是軍人的熱血頭顱拚出來的。可是日本國際地位提高了以後，政黨橫行，金權跋扈，反而看不起軍人了，又借自由主義的美名，競尙奢侈浮華，使日本社會墮落，追根究底，這都是高階層指導官

僚應負的責任，不將這批腐敗份子消滅，「國賊」誅戮，則國家的病症，將日趨沉重。而且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都是來自農村，現在都市的畸形發達浮華，與農村的疲弊枯竭，造成強烈的對比。所以昭和想要繼續明治維新的政績，必須以復興農村爲出發點，有志者都想採取非常手段，犧牲本人肅清君側。全國各軍事單位和野戰部隊的中下級青年軍官，互相串連，秘密結社，成立「天劍黨」。取義天劍斬妖魔，指高階層領導和富有大衆都是妖魔。這批青年軍人，勇氣有餘，可以發動幾次誅殺大臣事件，頭腦簡單，事件後應該如何進一步處理，毫無辦法。他們以破壞自任，但建設的作業，則祇好靜候別人來設計，爲這個需要，應運而生的有陰謀家「北一輝」其人出焉。

北一輝生於日本福岡鄉下，父親是一小商人，家境並不富有，自幼好讀書，聰穎異於常見，九州帝大政治系畢業後，遠赴東京左翼名人麻生久、淺原健三等相交遊，以改革家自詡，曾數度來中國，思混水摸魚，有所發揮，因得結識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曾著有「中國革命外史」，並與宋教仁有密切關係。自宋教仁被袁世凱刺殺於上海，北一輝頗不得各方面之諒解，同時北一輝也頓感失去依附，「叫化子跑了猴子」在中國沒有要的了，乃掉頭又回東京。把精力專用於日本的革新方面，他所著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一書，洛陽紙貴，普及風行，被青年知識份子奉爲圭臬，成了青年軍人行動的經典。日本的歷次叛亂理論根據，大部取給於此。但如仔細研究該書的內容，僅係左右兩派思想揉合在一氣的作品，

並無任何新的創見，燕雜不堪，實在不知他的終極目的何在。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日本與俄國復交以後，共產黨細胞分別向日本各方滲透，北一輝適逢其會，當了共產黨間諜，直接受史大林指揮控制。乃策動難波大助在虎之門，狙擊天皇；大正天皇死期尚未至，逃過此劫，就此得了怔忡病，然在社會上却刺激了國粹思想的急速抬頭。於軍人秘密結社以外，又有平治男爵「國本社」的創立，主張中國的「滿、蒙」爲日本生存的生命線，必須予以吞併，所以積極展開工作，因爲川島浪速曾對蒙古有研究，大本營就接受他的意見，把川島芳子從上海調回來硬嫁給蒙古王子罕什嘉布。川島芳子對這項任務是一百二十萬分的不願意，有力能幫她講話的幾個乾爹（中、日兩國國情相同的地方，是所謂乾爹就是奸頭之意。）多不在現場，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雖也幫她申復，卒以川島浪速安排得當，未發生效果。川島浪速算是報了川島芳子不給他洩慾的一箭之仇；可把川島芳子害慘了，從花花世界的十里洋場上海，從田中隆吉的懷抱，從我政府某院長藏嬌的香閣，跌落到投荒番邦無垠沙漠的蒙古，真是淒淒切切，冷冷清清，死受無水洗澡的窩囊，強吞無法下嚥的腥羶，淚眼望斷，無限滄茫。

歹徒抖出幕後主使

川島芳子之所以老早離開東京，服勤上海，私心是藉機打探我的踪跡，意謂我必在南方政府工作，孰不知我却在奉天郊區當教員呢。川島芳

子心不甘，情不願的；在蒙古混了年把，向罕什嘉布大灌迷湯，攪的罕什嘉布暈頭轉向，一切事情唯命是從，由罕什嘉布而結識了巴嘉布、德王等內外蒙古政要及實力派，活躍的颶風遠播蘇聯，透過這些關係弄到了一份「蘇聯遠東軍事配置圖」，尤其是對「張鼓峯」「諾馬漢」地區；備註特別詳細，這直接威脅到日本新佔領地——東北三省的安全，等於是一把匕首插在日本的肋骨上，對東京大本營的情報需要太大了，於是電催川島芳子速回東京面呈簡報。

史大林得知消息，至為震怒，除將洩密的人就地槍決、負責長官送西伯利亞勞動改造外；並限北一輝無論如何，在川島芳子回東京之前；將「遠東軍事配置圖」截回。北一輝就責成森田雄夫去執行，森田雄夫自己不好出面，遂選了兩個精明的角頭——也是共產國際駐奉天的間諜總站外圍份子，想將川島芳子綁架屈打，不怕不將東西拿出來。

這兩個粗魯的流氓認為對付川島芳子這種女性還不容易，後來得知我可能和川島芳子在一塊兒，多了一個文人，也無啥了不起。兩個流氓向森田雄夫領了行動費，借了一輛電驢子，大冷天先跑到商場萬春樓飯館，兩個人喝了一斤半高粱酒，吃了一個滾燙的酸菜大火鍋，真是酒醉飯飽身心舒泰，不由腳下輕浮，飄飄欲仙，一同結賬出門，乘電驢子奔向南滿站大和飯店。也是活該有事，偏偏那天我回學校晚，川島芳子和我到大和飯店，已是晚飯過後，所以給這兩個流氓盯上了……。

如今鷄飛蛋打，兩個歹徒先以為輕而易舉的事情，弄到一死一被捕，實在是狼狽不堪。被捕的這個小子經日本憲兵隊當夜審問，一敲兩打一過電，完全招了供，日本憲兵隊根據口供找到森田雄夫，森田雄夫暗暗嘆了口氣，私付川島芳子豈是好惹的；有名的蛇蠍美人，對人對事無不心狠手辣，搞不好遭到羞辱不說，還會要掉腦袋，森田雄夫一接到憲兵隊電話頭就一陣暈眩，只好拜託憲兵隊先壓一壓，他馬上去親自料理。森田雄夫蹙緊眉頭，拿起電話，接通北一輝，如此這般的說：「未死的這個小子名叫戴景皇，過去曾經立過功，我們運到中國的白貨（海洛英），大半由他經銷，在奉天是大盤，很有些勢力，殺了他，目前又缺少人用，並且勢必影響白貨存貨累積，請示如何處理？」北一輝停了約五秒鐘，迅即回答：「馬上去找土肥原賢二，我另行打電話給他，先行保釋，然後放了他算啦。」

殆得川島芳子查到日本憲兵隊，隊長據實報到，立即被川島芳子責罵了一頓，川島芳子進而質問土肥原賢二，土肥原說：「北一輝從東京打電話來要人，聲明由他們自行處罰教訓，我們不能不給北一輝面子……。」

土肥原賢二觸霉頭

日本的情報系統複雜，勾心鬥角，互不相容，土肥原賢二屬於軍方系統的，其主要支持者為關東軍和華北派遣軍，工作範圍以中國為對象。川島芳子情形大致與土肥原賢二同，不過憑其女人天生本錢，及風騷的交際手腕，與大本營關係密切，各情報首腦都特別關顧，川島芳子更上層樓，在大臣間也有來往，與近衛文磨拉扯的不錯，此所以各方面都對她另眼相看。

大本營為培養川島芳子成為一個全能的情報人員，曾不斷的施以各種訓練，使得川島芳子精通中、英、法、德、俄等五國語文，至於駕汽車、開飛機、游泳、滑冰、柔道、打快槍、騎烈馬、使刀舞劍，更係末技，反視土肥原賢二僅一粗魯之軍人而已，自然不能贏得川島芳子的尊敬。

所以川島芳子與土肥原賢二之間，是面子和心不和，私底下互相較勁，覓機暗整。土肥原賢二未徵求川島芳子之同意，逕行將北一輝的人放走，也就是給川島芳子多方面樹敵，一石兩鳥的手法之一。

土肥原賢二是東北情報的總負責人，表面上川島芳子是奉派協助他，實則川島芳子乃另一系統所派的監視者，因而土肥原賢二向川島芳子索取蘇聯的遠東軍事配置圖，川島芳子可以不給他，土肥原賢二氣在心，毫無辦法。

川島芳子進入內室重新化粧，再次出現我的眼前，已如重新換了一個人，舉止嫵娜，一抹嬌羞，誰又知道這竟是一個蛇蠍心腸，殺人不眨眼的魔女呢？